

禮記集說

廿四



禮記集說卷二十九

歸安鄭元慶述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疏云案鄭目錄云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褻猶使一弟子侍爲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疏云此篇子夏之問大略有二從此至施於孫子問

民之父母自三王之德以下問三王之德何以參於
天地以終篇末詩大雅泂酌之篇謂成王行樂易之
德爲民之父母也五至三無通幽達微觀微知著豫
見禍害使民免罹故爲民之父母然四方有福亦先
知之此主爲民除害故舉敗言之 藍田呂氏云禮
樂之原在於一心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乃一
心之用也人心其神矣乎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所以
爲神也 嚴陵方氏云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
無自內而達外故曰行橫於天下者以是道廣被於
天下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止言敗者君子思患而
預防之則敗尤在乎先知也 金華應氏云凱弟樂

易藹然有禮樂之象而粹然有父母之心也必達於
禮樂之原而後能充禮樂之用橫者充塞而橫流也
父母之心惻怛懇至而赤子痒疴疾痛無纖髮不切
於肌膚四方萬里微有禍敗必先知之蓋愛其民者
切慮其事者周故不善之幾微萌芽者稍觸於吾身
而無不知焉如此而後無愧於父母之名矣

子夏曰民之父母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
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
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
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
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註云凡言至者至於民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疏云此五至者君民同有感之在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長樂陳氏云孟子塞乎天地者專言氣此塞乎天地者則兼言志何也蓋志之爲物常先於氣而爲氣之帥氣之爲物常後於志而爲志之用孟子言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直養而無害則氣之所以塞乎天地者豈非志乎山陰陸氏云五至言頓至也一事妙五事俱妙廣安游氏云志也詩也禮也樂也哀也相因而生相尋而至者也必有以致之而後可也是功也治心於屋漏之間致謹於杳

冥之中雖明目傾耳不可得而見聞也 慈湖楊氏
云志卽詩詩卽禮禮卽樂樂卽哀志氣卽天地謂之
充塞非過論也詩與禮與樂類也忽繼之以哀何也
深明夫一體無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人
情豈能終樂亦有哀焉有所惻焉則哀有所感焉則
哀或哀焉或樂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至哉
烏程姚氏云詩禮樂哀四字要看得細五至雖有次
第而總由一志字來此志一至四者自無不至不則
雖欲強其一至有不可得者故下文云志氣塞乎天
地 子民之心誠切懇到心口之間自然欲隱祕而
不容得者這便是詩至有是心口之圖維自然有許

多經綸料理出來這便是禮至有是經綸料理自然
欣喜從事而不爲疲這便是樂至樂此而不爲疲則
視民如傷唯恐或陷於危亡也將戚然而不自寧這
便是哀至哀本於樂樂轉爲哀朝夕往來於中無少
止息這便是哀樂相生所以視不可得而見聽不可
得而聞而此志此氣充塞於天地之間也此之謂五
至恐非興詩立禮有序有和之說若謂君樂民之生
哀民之死民亦樂君之生哀君之死爲哀樂相生抑
遠矣謂塞乎天地卽所謂橫於天下也抑又戾矣
松陵趙氏云五至只一志至詩禮樂總是他志中要
如此未曾說及治道故緊接不可見聞以贊其志之

充塞無間也治道在他意中三無曰行方及治道
試思父母愛子此志如何周到如詩以道性情禮以
謹節文樂以和安樂哀以防禍患意中一一思想到
來何窮何極何可見聞只有一團精氣貫徹其中而
橫塞無間耳志結於中氣亦非外須知志之所以能
至卽爲氣初非二也 宜興堵氏云達之了手處是
志氣塞乎天地達之入手處是志之所至

子夏曰五至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
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
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
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疏云此三者皆謂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夙夜基命宥密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篇威儀逮逮邶風栢舟之篇凡民有喪邶風谷風之篇長樂陳氏云有聲之樂有體之禮有服之喪文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情也有其文未必有其情有其情無所事於文此三無之所以爲天下貴也宥則寬而不迫密則靜而不發寬而不迫則無憂靜而不發則常樂此其所以爲無聲之樂也威儀之可畏可象則不離於有體至於逮逮而不可選則歸於無體此其所以爲無體之禮也凡民於己則無服匍匐救之則爲

喪此其所以爲無服之喪也 慶源輔氏云古人所
引詩各以其意之所取而言之蓋不必同也讀者各
隨其事以觀之而不以辭害意焉則得之夙夜基命
宥密則無時而不和威儀逮逮不可選則無動而不
節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則哀不必見於服也 臨川
吳氏云所謂禮樂之原非真有聲而後爲樂有形而
後爲禮有服而後爲哀故以三無言之 烏程姚氏
云樂必有聲乃欣喜懽愛有不可得而形容者則無
聲之樂也禮必有體乃品節經制有不可得而儀象
者則無體之禮也喪必因服乃哀閔痛傷有惻然出
於衰絰之外者則無服之喪也故下文引三詩以擬

其近 夫子斷章取義將基命宥密一語形容樂之
無聲恐不當作寬靜安民解威儀逮逮不可選也將
并威儀而悉忘之矣所以近無體之禮 松陵趙氏
云三無卽五至中禮樂哀之存乎志者也言禮樂哀
而不言詩者無言之詩卽志也又無聲之樂該之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
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
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
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旣得無體之禮威儀翼
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旣從無體之禮
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

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
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

慶源輔氏云子夏因詩以識其意故贊其言之美盛
如此雖然義理無窮不敢以爲盡也故爲疑端以發
夫子之言然則商可與言詩前所云是其大概耳然
服而行之則其次第興起又有五焉氣志不違則持
其志無暴其氣矣氣志既得則志帥氣而氣充乎體
矣氣志既從則養而無害日聞四方則塞乎天地之
間矣氣志既起則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合乎冲漠之
氣象矣厯是五起則知夙夜基命之詩真足以爲無
聲之樂矣威儀遲遲則閒習而不迫也威儀翼翼則

敏給而不惰也上下和同則效乃見於外日就月將則理益進於中施及四海則四達而不悖矣厯是五起則知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之詩真足以爲無體之禮矣內恕孔悲則惻隱之生於心也施及四國則仁心之達於外也以畜萬邦則達於外者益廣而有以成物矣純德孔明則存於內者益大而充實光輝矣施於孫子則純亦不已萬古一息而不可以限量言矣厯是五起則知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詩真足以爲無服之喪矣 烏程姚氏云服之云者常致五至行三無而頃刻不離於心也若爾則由中達外發越奮揚將有不可遏抑者此一段光景甚佳故云猶有

五起恐非所謂五種起發其義也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此便是五起光景五至總是一至三無總是一無就無聲之樂說到氣志既起完志氣塞乎天地一語其無體無服從可知矣首節云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後何無一言及之也哀亦至焉哀甚麼無服之喪喪甚麼總是此憂民之心豫圖於未敗之先也故直說到氣志既起施及四海施於孫子處上云志氣塞乎天地此就氣志不違直說到氣志既起總是此志此氣也上從志之所至說將下故云志氣此就無聲之樂發出來故云氣志耳必到氣志既起方完得志氣塞乎天地一語

武林顧氏云每一無有五起相承說下咏歎贊美總是君子服三無事前二段在自身上不違者中節之和與未發之中此心如一而不乖也旣得比不違略進得吾心自然之中和耳遲遲從容無迫促貌到翼翼方是王度根於王心內恕因心所推孔悲無限矜恤至意施及四國亦從內恕施於輦轂之下也且未着民說下面三段或因微而漸著由狹而漸廣由暫而漸久無甚難處孔子引詩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解者只靜味三無妙蘊切勿執着如癡人說夢 松陵趙氏云從來把五至三無五起等說元說妙將書旨埋沒而爲民父母本意愈不親切矣須知至者是他

愛民的精神無所不到無者行事不涉粗迹如言而履之行而樂之不斤斤求樂於聲求禮於體也五起起字緊根服字見三無之行這裏着已直恁親切精神刻刻提起無有止息如此體認全文貫徹矣 前引詩詞而以三無爲證此先提三無而以詩詞爲證總是指點話頭言下須得歌詠唱歎神情動人起意依舊註便呆 竊意雖說三無卻原分不得三件節中頻提氣志二字作領於通章前後兩氣志定有關會且說五至而極之不可見聞是於五至中見三無也說三無而推到五起又於三無中見五至也此際大可着想連五至三無亦覺多分名目所謂達於原

也玩下文說三無私而又結出氣志如神嗜欲將至
總見三無不出五至而五至只一志至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
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
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
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
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
於九圍是湯之德也

疏云自此至篇末子夏問三王之德參天地夫子答
以三無私之事并明湯及文武三代之德詩商頌長
發之篇 嚴陵方氏云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